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

廣陽雜記

廣陽雜記皆寫本流傳亦不甚多光緒甲申潘文勤始刊於功順堂頗有舛譌此本乃吾友周季貺太守同治初所抄校者朱筆及無押後題記皆其手迹也太守官閩以公罷官寓閩累歲不歸藏書數萬卷盡歸吳縣蔣香生鐵花館藏元遂分散吳越間是書偶有墨筆藻案云云即其人也太守中州名家兄弟俱負時譽世稱兩周先生太守尤多聞博洽熟於朝章掌故工詩善許年幾七十歿於蘇州遺書今在其外孫冒鶴亭孝廉處庚申八月見此於秣陵重是亡友故物爰置之行篋 宗

廿五月二十六日借伯繩某影本于子高錄

劉處士墓表

大興王源崑繩居業堂文集

劉處士、諱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子七月、年四十有八、卒於吳、與妻張氏合葬於吳之山、祖口、父𨮁、爲名醫、母張氏、吳氏、相傳其先爲吳人、曾祖以上俱無考、自處士、處士頴悟絕人、博覽負大志、不仕、不肯爲詞章之學、年十九、親歿、挈家而南、隱於吳、初吳有高僧說法士人醵金從之講法華、處士聞之、與焉、坐食頃、伏几而鼾僧說罷、處士鼾亦罷、明日復往、如故、衆竊笑、僧詑曰、客何爲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處士竟然登座不讓、暢衍厥旨、衆大悅、僧率衆蒲伏願爲弟子、處士笑曰、吾正若誤耳、豈爲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游者日衆、嘗謂學者曰、聖人謂人爲天地之心、人渺焉爾、且衆、胡爲天地之心、書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初交而生

風雷無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實則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矣不生人則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實也故曰人為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心爾所謂仁也天地不能為者人為之剝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者心人苟不能斡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為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何足為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也尚有貲數千金以文游濟危難散去鄰舍一女子許字夫貧流於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處士聞之惻然時僅餘藥肆一廛立鬻金尋其夫贅使婚娶而家益貧久之西南大亂民惶惑不聊生處士乃入洞庭山學益力亂定妻張氏旋卒於是慨然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

埶、訪遺佚、交其豪傑、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見聞而質證其所學、初故尚書徐健菴、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不就、至是歸里、將付其子受於其兄御史賓廷、徐又聘之乃就而予以修明史亦館於徐、與處士道同志合、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之同猶聲赴響、而處士於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傍通博考、浩浩無涯涘、嘗從容謂余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顧、但願先子死耳、予驚問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為吾傳以傳、復何恨哉、嗚呼生死無關於天下、不足為天下士即為天下士不能與古人爭雄長、亦不足為千古之士、若處士者其生其死固世運消長所關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數見之人也、顧留京師四年、有奇遇而訖不見用、庚午復

至吳遂南游衡嶽因而歸方謀與同志結茅著書於老乃不一年死矣處士爲人良易負經世之學而虛衷常自下誨人諄諄不倦其少也讀書每竟夜不臥父母禁不予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股落落襤敝衣冠蹣躅風塵中人無敢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爲己任使得志行乎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遽然齎志以死也豈不悲乎死之日門弟子哀號擗踊行路咨嗟涕洟乎在京關之召其子要於天津與友人斂金爲位哭之而使要奔喪於吳爲之表其墓嗚呼處士之心天地所以不息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於後而古聖賢未嘗死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爲心者處士又豈死哉後之覽者尚其有感而興焉

洪去疾曰處士之志甚大其規模甚偉學博而識高而要歸於有用真千百年不數見之人乃年未五十忽焉長逝實吾道之不幸也陽長其與我座相契之深益非他人所及知哉非我座不能爲此文非此文不足以傳處士也

音陰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齒脣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為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為東北韻宗一為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一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為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為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閱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泰西蠟頂語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蓋繼莊是書多得之大荒

以外者囊括浩博學者驟見而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場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為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為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蝕之分杪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為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為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

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濕之徵、又可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為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此固非一人所能為、但發其凡而分觀其成、良亦古今未有之奇也、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為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為民利、乃為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

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為疏以為異日施行者之考證也又言朱子綱目非其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繼莊所撰著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於畢業是亦其好大之疵也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為一書以發明之是則儒者之至言而惜其書亦未就予之知繼莊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繼莊也以萬氏及余出遊於世而繼莊同志如梁質人王崑繩皆前死不得見即其高弟黃宗夏亦不得見故不特繼

莊之書無從蹤迹而逢人問其生平顛末杳無知者因思當是時安溪李閣學最留心音韻之學自謂窮幽探微而絶口不道繼莊與修齡咄咄怪事絶不可曉何況今日去之六七十年以後□　□并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益可傷矣近者吳江徵士沈彤獨為繼莊立傳蓋繼莊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故沈皆從之遊及其子死無後即以沈氏子為後然其所後子今亦亡矣故彤所為傳亦不甚詳若其謂繼莊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歷三十年又之楚之燕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則其年多矣蓋其人蹤迹非尋常遊士所閲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彤蓋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為博物者流而未知其人予則雅慕其人之不凡而終未能悉其生平行事乃即據廣

陽雜記出於宗夏所輯者畧求得其讀書著書之概因為掇拾而傳之以俟異日更有所聞而續序之

予又嘗聞之萬先生與繼莊共在徐尚書邸中萬先生終朝危坐觀書或瞑目靜坐而繼莊好遊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其所歷告之萬先生萬先生亦以其所讀書證之語畢復出故都下求見此二人者候侍萬先生為多而繼莊以遊罕所接時萬先生與繼莊各以館脩所入抄史館祕書連甍接架尚書既去官繼莊亦返吳而萬先生為明史館所留繼莊謂曰不如與我歸共成所欲著之書萬先生諾之然不果繼莊返吳不久而卒其書星散及萬先生卒於京其書亦無存者繼莊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曰梁谿顧畇滋衡山王

而農。而尤心服者曰彭躬菴。以予觀之。躬菴尚平實。而繼莊之恢張殆有過之。惜乎不得盡見其書以知其人。更二三十年。直泯沒矣。世有如鼎子止陳直卿者。倘附存其新韻譜之目。而以予所述其書之大意志於其後。猶可慰繼莊於身後也。繼莊書中所述　大兵征俄羅斯。及王輔臣反平凉文。俱極可喜。

繼莊之才極矣。頗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口許可金聖嘆。故吳人不甚知繼莊。間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嘆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嘆小才耳。學無根柢。繼莊何所取而許可之。乃以萬季野尚有未滿。而心折於聖嘆。則吾無以知之。然繼莊終非聖嘆一流。吾不得不為別白也。

以從先生集中錄繼莊傳名補入

乙丑正月付[illegible]起二月訖功凡費錢七千二百文二月十八日校記又記

同治乙丑正月借戴子高藏本錄子高原本得之其鄉先生楊傳九十五日校起記星為志拓

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卷之一

彭秋水聞人言雲南西面為緬國至此地皆平坦無澤矣

傅弘烈字竹君江西進賢人永歷時為遷江縣知縣于王國光摩下投誠詭云中書授韶州府同知陞慶陽府知府上書論平西上知其忠赤勅廣西梧州安置

吳應期岳州失守退至交水郭壯圖絞殺之以其失陷封疆也壯圖與應期有宿憾焉應期字維周

雁足傳書傳為蘇武事但武實未嘗以書縛雁足蓋漢使者常患自胡中還知武尚在故漢家令人入胡求武託言上林獲雁得武書也元中統間有宣慰副使郝經充信使使宋宋留之真

州十六年不還有以雁獻經者經畜之雁見經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經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雁至前手書一詩于尺帛係雁足而縱之其詩曰霜冷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復書于左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眞州忠勇營虞人獲之以獻元主則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遂進師越二年宋亡此又效蘇武而爲之也然武留胡中十九年還漢家不能爲武問罪于[illegible]經留宋十六年始還而元主卒以此滅宋爲之一歎經字伯常澤州人也

○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獸曰羯尾大于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湛淵有詠羯詩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

此以不祥滅、彼以不祥死、

舜投四凶于四裔以禦魑魅、四裔者、四夷也、余謂四凶在朝雖為凶族、然有君子所不能及者、是以彼之下駟亦足以走我之上駟也、不然亦豈能以變四夷禦魑魅哉、今之君子且有居中國而身魑魅者、不知舜何以處之

清世爵、一品、精奇尼哈哈番、二品、阿思尼哈哈番、三品、阿達哈哈番、擺他喇哈哈番、五品、拖沙喇哈哈番、

疑奪四品四字

東四旂、鑲黃、正白、鑲白、正藍　西四旂、正黃、正紅、鑲紅、鑲藍

正黃、鑲黃、正白、為上三旂、無王、但有老、糸、即固山額中、副都統即梅勒章京、每旂滿州蒙古漢軍各掌印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

每八旗滿州有纛章京一員、職與都統等、止管擺呀喇、掌龍纛

每旗喀把什蝦二員、職與副都統等、

又東西四旗各有喀喇昂邦一員、職與都統等、俱兼管喀巴什、

每旗甲喇章京、滿州六員、蒙古二員、漢軍五員、職俱三品、

八旗滿州蒙古漢軍共牛彔章京一千員、職四品、每牛彔下有分得撥什庫一員、職六品、小撥庫六名、小撥什庫輪班管事、不分人數、每牛彔下馬甲三十副、內有弓匠一名、喀把什二名、郭吃喝擺呀喇二名、跟王爺大擺呀喇十七名、另有壯大一名、管韃擺呀喇十七名、步甲二十名、無馬、不出兵、止守城當差、無帳房、內有步兵撥什庫二名、

每牛彔鐵匠一名、鞍匠一名、

每馬甲一名、帳房一頂、私自備用者、或二三四人合一頂、聽便。
馬甲箭五十條、弓刀各一
馬甲明盔暗甲、大擺呀喇明甲、
每都統與擺呀喇纛章京、有織金龍纛、蒙古滿州無月漢軍有月、
王子三尖龍纛三稜火炎銀頂、後有蜈蚣旂二
都統黑纓正邊方旂、
擺呀喇紅纓火炎邊旂
梅勒章京無纛止有標四杆、旂長二尺、
甲喇章京本色纛無旒、
牛彔在家有官纛二杆、漢京一杆、出兵加甲喇章京銜有纛、

二等前
隨漢例

，分得撥什庫、遇出戰分兵之時、外加甲喇章京銜有纛、
（加甲喇章京出兵為麥蘭大有纛、
小撥什庫背旂一杆、方二尺、黑纓
喀把什先鋒營壯大頭帶纓、有飛虎背旂、方二尺、狐尾
擺呀喇壯大斜尖本色旂、紅纓

都統、

纛章京、

喀把什蝦、

甲喇章京俸銀一百三十兩、白米一百三十斛、計六十五石、出
兵有行糧、每月銀六兩、每日米八合三勺、馬草二束、料五升、
牛录章京俸銀一百零五兩、米一百零五斛、出兵每日加米八

合三勺、每月銀六兩、
分得撥什庫每年銀六十兩、米六十斛、出兵每月加銀四兩、
小撥什庫、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出兵每日加小米八
合三勺、每月銀二兩、
壯大喀把什、與分得撥什庫同、檯呀喇壯大亦與分得撥什庫
同、
加藍大每年銀八十五兩米八十五斛出兵行糧與撥什庫同
馬甲每年銀三十六兩、米四十六斛出兵行糧與撥什庫同
步甲、每年銀十八兩米二十二斛
鐵匠鞍匠每年銀十二兩米二十二斛、出兵有口糧月糧
檯呀喇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

步甲撥什庫、每年銀二十四兩、米二十二斛

●當日原圈地、每人六貴一貴六畝、共地三十六畝、如家有壯丁二名、該地七十畝、人多者照數加增、當差照人算數、

東西四旂共烏可勒一員、即九門提督、

東西四旂、各喀喇大一員、職與梅勒同

烏可勒喀喇大、皆管步兵、兼管九門把門馬甲、每門滿州蒙古共二十名、每門有章京二名、食俸八十五兩、馬夫二名、

每甲喇章京、管牛彔或十三十四十五不等、各甲喇下管加藍大四名、畢管步兵、職五品、步軍滿州蒙古漢軍各固山大一員、職與甲喇章京同、俸亦同、

○何督師騰蛟、長沙被害相傳、永歷中贈中湘王、萬季埜述、吳漢

張鑒行 汪楫諸書俱作 此忠多 [illegible]

槎言乃忠襄王，中湘誤也，督師黎平人，贈黎平王，諡忠襄。漢槎吳江人，萬人名晉錫，曾為湖廣巡撫，故知之甚悉。及檢劫灰錄乃云贈忠湘王，諡忠烈，云。

隆武諱聿鍵，終于福建。紹武諱聿𨮁，終于粵西。永曆諱由榔，終于夜郎。魯監國諱以海，終于海外。絕奇。鴻季野云

劫灰錄乃馮甦所著，甦字再來，

霽字莫侯切，字書大雨也，未詳出何書。田喜霽字子湄，山西馬邑人，辛丑進士，今為內閣學士，

冃

冔風呂切，音許，高冠名，詩大雅常服黼冔，禮三劉殷人冔而祭，又覆也，又休居切，音吁，義同。毛氏曰從吁從曰，誤作從曰或書作冔亦誤

●馮保之逐新鄭其謀全出華亭江陵特與鬧耳陶子師云

○張獻忠在蜀置平東定西安南撫北四將軍以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人為之又以孫可望為前軍先鋒

辟臭虫方用木爪打碎燒烟薰之若加人言少許其子粒粒皆爆碎

馬背之籍韋世俗或書作屧考之字書屧悉協切音燮說文屧中薦也又屐也南史齊江泌少貧晝則斫屧夜則隨月讀書案此則音義皆非也又有屜字他計切音替屧中薦也此則義同而音異又有屟字悉協切音燮六書正譌俗作屧非又有屉字同屜亦非馬背籍韋者惟有屉字他計切注云鞍屉確是此字無疑

山東仲家淺廟三進，康熙六年巡鹽御史顏如萃建崇碑文。子路父名兔，子路生于泗水，葬于開州。黃巾之亂，宗人遷仲家淺。唐貞觀間封衛侯，宋顯慶間進河內公，又改衛國公。明崇禎壬午，衍聖公孔胤植請于朝，以六十一代孫于陛字玉銘者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一〇、永歷之走安龍，孫可望將圖不軌。行在所有古井，壁以巨石，上書符篆。可望詢之土人，云井有孽龍，昔張三手鎖之于此，不可開也。可望恃有天命，强發之。水忽湧上，可望驚走，水已及可望膝。土人呼曰，此龍來朝王，王命免朝，水退矣。可望且走且呼，連曰免朝免朝，而水來益甚，且及帝居。衆又呼曰，此龍來朝萬歲，以萬歲命免朝，水其退乎。遂聞之于帝，衆傳呼萬歲免朝，水

應聲而退，復歸于井矣。遂更以石壓之，可望自是知天命不在也。其謀始頓息。

○又永歷在滇中，駐蹕一山，土人云，此々土瘴氣最厲，外人住此無不死者。萬歲不宜留此。帝曰，吾居之，何瘴之有。自此瘴氣全消。茲山至今無瘴。

日本國人無不佩刀兵。二民一婦無[illegible]

「帛字與昆字同

「裏蹏音鳥蹄。銀之別名。即馬蹄銀也。

楊可師曰，寧波人有以魚須為尺者。色黑若牛角。柔若藤。蓋出日本國云。

「方聲遠云，考鄴都三臺碑記，銅雀已沒水中。冰井尚餘其半。金

鳳上有真武闕乃獨存耳、案齊文宣帝本紀、天保九年八月、改銅雀曰金鳳、金武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則金鳳銅雀一也、何以碑記之誤若此、書之俟考、

「誧字普故切、諫也、未詳出何書、 諓字倉先切、言語和悅也、說文係語也、又虞怨切、又還玄切、義皆同、

樂律參解四卷、成都楊雲窪先生著、一號研漣先生、頗有發明、

先天圖義管窺成疑二卷、歙州黃為赤子心著、一號葵齋、

李成平家人朱老女年二十餘歲、患怯症、與藥服皆不見愈、有能求方于神者、先擲筶于神前、以決〻 也不可醫、而後求方焉、竹竿三百餘根、竿書一藥于上、于神前擲之、遇竿書止字者則方成矣、朱老女求得一方、服之立愈甚奇、乃黃連黃芩黃柏麻

黃為梅山查竹葉燈草之八味也、

朱雪鴻云明時松江顧仲言、幼時入陸文靖公完觀燈、為文靖所識拔、相從至京師、因入夏桂洲幕中、久之以薦授尚寶司少卿、時嚴嵩入相、仲言識其奸、勸桂洲為之備、桂洲不納、仲言乃持三百金、屬西山僧某、買一棺貯寺中、而佯狂棄官、與群兒行乞燕市、未幾桂洲為嵩所譖殺、屍莫敢收、仲言伺夜、與群兒負桂洲身首納棺中、嵩心知仲言之為也、召而鞠之、仲言大聲曰、是我是我、然終不告公屍處也、問亦何為、且公已殺之矣、又欲棄其屍、此豈國法所在耶、嵩意解、叱之去、仲言乃扶棺葬之鄉、為文祭之曰、古人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太師有焉、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余小子何多讓焉、嗚呼哀哉、尚饗、

方日生曰新城有洞山長六七里火而行或廣或狹不一其處偶一咳唾響應若雷六七聲乃止

徐芳云明末輔臣溫剡周奢孫慎李醉

往聞之長老云歲在甲寅多亂予初不之信及案史傳堯之洪水幽王之得褒姒呂政之易嬴新莽之篡漢皆在是年而今康熙甲寅則有吳三桂之亂其餘比比不可意數亦閱世者之所當知也咸豐甲寅亦有粵東全部賊去年問芳之直隸山西三事

汪武曹言無錫有妖如火夜飛入人家攝物乃至數百石米亦能攝之去惟怕銅鑼銅叉有人以叉擲之墜地乃一草人硃書仰妖夜魅巡視南城一帶地方又有擊得者則一紙虎虎雖不哇亦能爪傷人察之必有一蟲附體上此必有妖人行邪術者

顧

為之自北而南今至無錫行將入蘇州界矣戴晚臣言此名麻域法設之者髮髻不傳他人書符印入墨汁中飲之而後傳法其發願文云只願今生圖富貴不願三入酆都云行此法者其七世祖靈皆入冥獄武曾又言崐山有飛賊夜入人家竊物視之則飛身上屋如鷹隼之疾不知為人為妖其鄉跡甚小常入徐道積家又言崑城有水忽赤如血而泗州盱眙夜有日出色赤如血方位常在巳上泗州望之如在盱眙盱眙望之如在泗州于初二十六夜現異哉

陸

汪秋武曰金山頭繖屢翁有句云長貧知米價老健識山名

晏振叔借山隨筆云李自成陝西米脂縣雙泉都人幼為僧還俗名黃來兒于姬氏牧羊崇禎三年入西川賊不沾泥營自號

閩墳

閩將祖海父守忠，靖在朮脂縣城二百里外，三峰于亂山中。崇禎十五年，知縣任卯邊大綏，令原葬人李成為前導，掘海棺。棺中有黑乾骨如墨，頭額生白毛，長六七寸。守忠塚中盤白蛇一，長一尺二寸，有角，初見人昂首張口向日，噴之，盤臥如故。守忠骨節間色如銅綠，生黃毛五六寸許。

筠廊偶筆，載宋郡高辛集，有異人不言姓氏，貌若五十許，鄉之白髮者，自言為兒時見之，已如是，每夏飲人以水，有過者，輒呼曰喫水，喫水，烈日下被羊裘，無汗流，裸臥雪中，時飲以酒，一石不醉。

。流賊中有號一堵牆者，即孫可望也。

「癃滑齋怯程大中云，科場搜檢始于賈似道。

琄宇夷厥切音月神珠也

康熙十三四年間吟城知縣趙所貪贖所得貲載歸故鄉時荒亂鄉人奪之焚其居趙亦隨以狂疾去官引發吟人爭拾瓦礫擊之又佯為僧負者殘其餘貲妻子貧餒至不能營葬代之者平湖陸隴其也到官之日除弊政絕饋遺薪水取給于家夫人率婢妾以下紡織給魚菜日與紳士之賢者講道論學當午輒出粗糲共食二年詿誤去去之日留者匍匐殷設塞道而哭海內爭欲望見其顏色都人士稱循良吏必以陸當之卒以魏總憲保舉復其官嗚呼貪贖者慘報若彼廉潔者受用若此居民上者可以悟矣

康熙戊午四月五日未時婁東地震

◦順治間吳梅村被召三吳士大夫皆集虎邱會餞忽有少年投一函啟之得絕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舉座為之默然

明初軍制仿佛漢之南北軍錦衣等十二衛衛宮禁者南軍也京營等四十八衛巡徼京者北軍也而所謂春秋班換兵猶取山東河南中都大寧者則又漢朝三輔之意也然太祖以衛兵分隸五府獨稱五軍營自成祖聚兵北伐歸結營團操始設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時有勝兵四十萬以勳臣二人提督之至己巳之變于忠肅選驍騎十五萬分為十營名曰團營而其餘者曰老家營仍用勳臣提督屬大司馬天順初革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為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

武敢勇、果勇、鼓勇、儆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用中貴人監之、曰監鎗、正德間又簡精銳六千人、分隸東西官廳、為聽征、嘉靖庚戌、罷團營東西廳、復設三大營、而改三千營為神樞營、特設提督勳臣一人、又特命文臣協理之、號曰戎政府、崇禎間外有龍驤左、龍驤右、武驤左、武驤右、四衛、為天子禁旅、名勇衛營、後又選京衛幼官應襲舍人六千充護衛、名選練營、而可用者獨有勇衛營而已

楊可師曰、康熙己未、遣官祭長白山、集議封典、部覆引五岳例、封為長白山之神、予時心竊疑之、以為岳宜稱帝、而僅曰神者、不知始于何代、及壬戌冬、適泰安州謁岱廟、讀洪武初祭告碑文、有云、予起布衣、不敢循襲、妄加封號、敬稱為太山之神、乃

知歷代原有封號神之號始于明太祖而昭代因之議者特未言其故耳劉獻廷曰此百王之所不易也豈獨昭代哉

康熙中于成龍有三一為總督一為知府一為參將皆有賢聲

康熙丁未見邸抄云六合開河得黑玉指玦一枚上嵌金篆翼德二字疑張桓侯故物但未知字是何體

寧都邱邦士維屏疏殘示子錄云免存菜餒著可補茨無諸侯御墻句讀師此真有見之言也

姚江孫見龍祝髮為僧號水月居武林壙于門外言人禍福輒奇中浙撫范覲公承謨師事之康熙十九年庚申十一月十五日卒于崐山卦其年蓋一百五十有九云

。大原王茂京言吳梅村于壬子元旦夢兩青衣來呼曰先帝召

女、梅村以為　章皇帝也、急往乃見烈皇帝、伏哭不能起、烈皇
帝曰、何傷當日不止女一人也、語畢命之退、至午門、見懸白牌
一面、大書陝吳偉業于八月二十二日到此、遂驚覺後果以是
年月日病卒云
龍安梁榑九言、緜州生員張三顛為賊獻忠所獲至成都司馬橋
題詩橋柱云、生為明朝人、死作明朝鬼、今赴此江流、不負此江
水、卒遇害、
又云、崇禎十年、李自成陷梓潼、教諭會稽詹嘉言、遣百姓出城、
賊殺之于坑子上、詹生平所著、有蜀越互奇一書、
○臺灣延平王鄭氏、起于明天啟四年甲子、至清康熙二十二年
癸亥、福提施烺偪降之、

鄭芝龍子成功、成功子錦、錦子克塽、凡四傳、計六十年、

施烺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破澎湖、七月十三日自澎湖進兵、十九日至鹿門入臺灣、二十二日延平王鄭克塽奉故明魯王第八子朱柏、朱慈爌、侯劉國軒、伯馮錫範等奉表歸降、荆南寧靜王朱術桂、一門八口、即日自盡、

清康熙二十二年、明永曆三十五年也、錢大于康熙錢、重一錢六分、以紅銅為之、每千文作銀二兩、

臺灣鄭克塽投誠後、設臺灣一府、臺灣鳳山諸羅三縣、而以臺灣廈門巡道統之、

明宗室同鄭克塽降者九人、魯王第八子朱柏、舒城王孫朱慈熔、荆州府寧靜王子朱儼鉁、建昌府益王孫朱鎬、宗室朱椿、南

昌府樂安王孫朱浚荆州巴東王孫朱江建昌府奉南王孫朱
逵原封建昌永歷改住廣東瀘溪王朱慈熿後朱江朱柏朱逵
朱儼鈴安神河南豐荒朱慈熿朱浚朱慈熸朱鈴安梅山東豐
荒

○鄭克塽降日奏繳延平王冊一付延平王印一顆招討大將軍
正印一顆副印一顆蓋副用以隨帶軍前者又鄭成功受明御
營御武副中軍勦虜關防一顆御營協理行在宗人府關防一
顆御營御武副中軍總統御營軍務印一顆又忠孝伯印一顆

二十一史總目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本紀十二表十書八
世家三十列傳七十班固漢書一百卷帝紀十二表八志十列
傳七十范曄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帝紀十志三十列傳八十陳

壽三國志六十五卷帝紀四列傳六十一房元齡等晉書一百
三十卷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沈約宋書一百卷
本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蕭子顯南齊書五十九卷本紀八志
十一列傳四十姚思廉梁書五十六卷本紀六列傳五十陳書
三十六卷本紀六列傳三十魏收後魏書一百三十卷本紀十
二志十列傳九十二李百藥北齊書五十卷本紀八列傳四十
二令狐德棻後周書五十卷本紀八列傳四十二魏徵隋書八
十五卷本紀五志三十列傳五十李延壽南史八十卷帝紀十
列傳七十北史一百卷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宋祁新唐書二
百二十五卷本紀十志五十表十五列傳一百五十歐陽修五
代史七十四卷帝紀十二列傳四十五考三世家十一附錄三

歐陽元宋史四百九十六卷本紀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傳二百五十五遼史一百一十六卷本紀三十志三十一表八列傳四十五金史一百三十五卷本紀一十九志三十九表四列傳七十三宋濂元史二百一十卷本紀四十七志五十三表六列傳九十九（蕊素九十九疊八六十七）

甲子東巡衍聖公獻孔融琴一張周簋一具王羲之樂毅論墨蹟一卷宋榻聖教序一卷文與可竹一幅

尚古古塞上詩云地高天近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窮又祑道詩峰末有峰青漢橋地根無地黑江流又觀潮詩月轉中宵成白晝水吞平地作青天皆奇句也

萊陽董樵云登州海市不止幻樓臺殿閣之形一日見戰艦百

餘、旂伏森然、且有金鼓聲、頃之脫入水、又云、崇禎三年、熱赴登州知府蕭魚小試、遣門吏報海市、茲其俗遇海市必擊鼓報官府也、蕭率諸童子往觀、見北門外長山忽穴其中、如城門然、水自內出、頃之上沸、隨山為二、自辰至午始復故、

長山長四十里、去登州府北門亦四十里、

又云、涉海者云嘗從海中望岸上、亦有樓觀人物、如岸上所見者

乙丑年正月二十日、京師舊火藥局地轟壞屋傷人無數、丁大年云、明自洪武時即藏火藥于地穴、地深三十尺、實火藥于中、上蓋石板、再加橫木、復覆以土、以備不虞、至崇禎十五年、忽轟十六年更敎八害、今復發、其五

浙江學使者張衡丁艱北歸將至高郵燒其次于座船火光不上燎舟中貴具皆無恙書囊鐃于銅盤等皆鎔玉金棋讀律佩觿有云雷發嚴州興肆內外高箴金鏡物皆以類化而封識如故兩事頗相似丁大年云雷有陰陽陽者有聲陰則無聲而能化物張衡之事非火也亦雷之陰者也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時地震京城倒房一萬二千七百九十三間壞房一萬八千二十八間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

乙丑八月初六夜二更浙撫大堂內火光如斗自梁滾下忽化為童子驚呼守宿將卒逐之下露臺而梁折堂圮

史記外戚世家竇太后崩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則是東宮者太后所居之宮也而後世概以稱太子考之西

漢太后居東宮東漢以後太后居之而東漢太后居長樂宮
康熙二十三年七月暹羅國由廣東進貢方物三十九種內象
二隻孔雀八隻鸚鵡其二六足龜八隻鸚鵡其三餘莫能知
直隸獲鹿縣海山石皆成松形
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建義侯林興珠提督劉兆麟率福建籐牌
手征羅刹國勝之
乙丑年九月蒙古科爾沁多羅札克薩圖郡王鄂齊禮科爾沁
鎮國公和碩額駙耶木素科爾沁和碩額駙二等台吉納蘇克
畢力克兒由喜峰口巴隣多羅郡王紋木達巴隣多羅額駙阿
爾布灘由古北口多羅郡王沙克沙僧厄由獨石口鄂爾多思
多羅貝勒宋賴普由張家口入覲問安于十八日覲賜安于城

外蘆溝橋陳兵以觀之。

寧古塔多樺樹，止三尺許，而花大于車輪，夜開，人多不見，相傳見者多死云。遠省皆有之處

宋牧仲云，春花滌蘚，秋花落朶。

徐苔懸榻編云，辛丑夏，如皋縣伐木造海船，鋸一十數圍柏木，中有觀音像，雖石水竹童子鸚鵡之形皆具，乃止勿解，今以一面欽縣西門僧寺壁中，其一面不知所在。

廣東海關二年額稅銀十八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兩一錢五分。

江南海關二年額稅銀五萬三千六百三十七兩九錢。

寧波海關二年額稅銀七萬四千。

唐祭北海于洛州，宋明祭于孟州，本朝改祭于混同江，從副都

御史徐元珙請也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添設貴州七縣曰貴班曰青鎮曰
安平曰南安曰修文曰永寧曰畢節而偏橋等二十五衛所悉
行裁併
崔兔牀先生贈王克誠先生園亭詩有句云石身偃仰猶堪丈
松意蕭疏不受官先生即取以為座聯
有叩閽人藍理自言破澎湖時洞腹出腸力戰不已 上授以
副將衣錢還總兵賓崇台納腸而戰者三人晉郤克齊彭樂唐
郭珙也今得藍理而四矣
宋時殿試分五甲朱考亭中高宗紹興十八年狀元王佑榜第
五甲第九十名此其據也

明宗室科舉始于天啟辛酉年，允大冢宰李日宣之請也，蓋欲借此以試宗祿云

○張司馬煌言，甬東道上詩，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慙將赤手分三席，特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是鴟夷，

三族始于秦孝公，五族始于北魏太武帝，九族始于隋煬帝，十族始于明成祖，

○祁班孫字奕喜，山陰之梅市人，父彪佳，崇禎時巡察南京，弘光時又為巡撫，俱有清節，國變，衣冠正笏，坐荷花池沈死，班孫不應試，肆力為詩古文，好結客，康熙元年，以與魏畊交流寧古塔，至則賂其管帥，弛約束，四年脫身歸，匿梅市一年，頗為人知，寄

今以下物色之乃下髮為尭峯僧某弟子號曰呪林明主常州馬鞍山寺喜談議古今而惡講佛法縉紳先生多疑之而莫有知其姓名者言明末事輒揜面慟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堂大呼曰我欲西歸有緣者隨我如是者終日觀者如堵駭不敢近入暮跏趺垂眉久之忽瞑目曰動一念矣遂卒去

季壯序杜詩稱元太監紀備請以草堂崇祀杜甫得諡文貞載在虞奎章集中

漢光武時省官止七千五百餘員唐時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明洪武初武職二萬八千餘員錦衣衛二百十一員至成化間武職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一千七百餘員

康熙間文武一萬五千六百員而八旂武職不在是數文職在京正雜大小二千五百四十六員　直隸正雜五百四十六員學官三百十五員　江南正雜七百五十九員學官二百五十六員　山東正雜四百五十七員學官二百三十八員　山西正雜三百九十二員學官二百零一員　河南正雜三百四十八員學官二百三十員　陝西正雜四百八十七員學官二百九十員湖廣正雜六百三十員學官二百八十六員　浙江正雜四百二十四員學官一百七十四員　福建正雜三百四十七員學官一百三十四員　江西正雜四百八十四員學官一百八十二員　廣東正雜四百五十員學官一百九十一員　廣西正雜三百十八員學官一百十四員　四川正雜三百五

十三員學官一百九十八員 雲南正雜二百六十五員學官一百一十員 貴州正雜一百四十四員學官八十二員一共滿一千九百五十一員武職直隸山西三百六十六員 陝西三百三十九員 山東一百二十八員 河南三十五員 江南四百十六員 浙江二百零六員 江西一百零九員 福建一百九十七員 湖廣一百八十九員 廣東二百七十六員 廣西一百九十八員 雲南一百員 貴州九十二員共二千六百五十三員

明設薊遼總督轄順天永平二巡撫宣大總督轄宣府大同山西三巡撫三邊總督轄延綏甘肅寧夏三巡撫

炱字堂來切音臺煤也火烟所生也

明之內閣中書省也六部尚書省也惟無門下省耳然六科之

設即所以補之
閣擬上或改票或依擬司禮秉筆票硃發下錦衣衛直房分送
六科六科然後發部
閣票分送諸輔其權則在中書
錦衣衛職掌有四護衛一也緝結二也刑名三也直房司口四
也　明制諸鎮先有總兵後添設巡撫其署銜則曰參贊軍務
其無總兵官及後設總兵者則曰提督軍務
明薊遼總督駐密雲三邊總督駐固原宣大總督駐口口
甘肅寧夏延綏曰三邊後以總督駐固原更曰四鎮
〃威字說文曰姑也漢律婦告威姑又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
之詩伊威在室本草一名負蟠多在下溼及土坎中所謂溼生

蟲也多足色如蚓背有橫文常負著鼠背故名鼠負今誤作婦宗

刻字始于長樂老人馮道

今人稱督撫糾參之本曰露章不知露章之名蓋始于漢時何武也武為楊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今其名存而其義不可問已

丙寅年荷蘭嗜嘍吧王糧漢捷氏甘勃氏差使者賓先巴芝通事林奇逢等進貢方物四十種大珊瑚珠一串計六十八顆燭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塊哆羅絨十五疋內黃色一疋白色二匹烏色四匹硃紅色二疋蓟蓟色一疋中哆羅絨十疋內紅色二匹烏色八匹織金大絨毯四領烏羽緞四匹綠倭緞

一段、新嗶嘰緞八匹、中嗶嘰緞十二匹、織金花緞五匹、白色雜樣細軟布共二百一十九匹大自鳴鐘一座、大琉璃鐙一員、聚耀燭臺一懸、琉璃蓋異式計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担、冰片三十二斤、蜜甜肉荳蔻四甕、鑲金小箱一隻肉丁香油一罐、薔薇花油一罐、檀香油一罐、桂花油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枝、鑲金鳥銃二十把鑲金馬銃二十把連彩色皮袋二十佩精細馬銃十把、連繡彩皮袋十佩精細小馬銃二十把、短小馬銃二十把、連火石一袋、精細鳥銃廿把、鑲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雙利劍十把、起金花單利劍六把、照星月水鏡一執照、江河水鏡二執、雕製夾板三隻

丙寅五月、內土魯番國回王阿不喇米札法兒哉的也民巴哈

都兒阿于漢道使無路火者等進貢西馬四匹達馬十匹單峰駱駝二匹豹虎一聯黑熊一聯西洋布二匹玉石一千斤金鋼二錢西弓二張西品二塊

亓字渠宜切音其古其字又姓亓詩教

粵東人有詠時事詩大將賜來黃帶子親王自領綠旂兵又送人發遣遼東詩中聯云南國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遼陽皆絕唱也

王文裕公曰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適路寢所以通遠邇之情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

承天，其北曰太極殿，又北曰兩儀殿，古之外朝、正朝、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大朝賀則大慶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蓋三朝之遺意焉。國朝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而內朝獨缺，然華蓋、謹身、武英等殿，猶內朝之遺制也。

康熙二十九年，御史徐樹穀請修國史疏曰：自古設立史官，原以修輯國史為重，典謨訓誥，皆是其時史官之筆，親見之與傳聞不同，故能記載當時，為法後嗣。三代以降，列國皆有載記，春秋因魯史舊文，列于諸史之首，此為史家編年之祖。漢司馬遷敘為紀傳表志之體，歷代因之，皆命儒臣纂修本朝之史，謂之

正史如漢班固受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二十八篇、李尤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紀、晉徐廣奉詔勒成晉紀、唐有修國史之官如劉知幾吳兢韋述柳芳之輩俱以直史館著名、當時宋有兩朝國史乃宰相王旦所修後呂夷簡益以真宗朝為三朝國史後又有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國史皆歷歷可考者也歷稽前代編年與紀傳之體、二者皆當兼行纂輯編年、則凡起居注日曆聖政記皆集處當時議論政事及制詔章奏、隨日撰錄以準千秋而紀傳表志之正史亦併于此時編纂蓋必用本朝之人修勝代之史事皆親覩言皆有徵較之後來之傳聞、異時之討論、尤為得實而詳盡故歷代最重此選、惟明時史官虛設初雖編有日曆後即旋廢至于正史並未議及自萬曆

陳于陛始請編纂行之二年又復中止論者惜焉伏惟　皇上
臨御以來文德覃敷武功赫濯撫綏方夏手定太平凡夫敬天
法祖用人行政戡亂賑遠救災恤民大猷大經實心實績該自
聖衷發為宸斷如陽和之布萬物風雷之肅四時感應至速大
化若神雖珥筆之臣日侍螭坳何能摹寫萬一況今起居注一
官祇錄侍直聽政時事而頒行之詔諭章奏之批答未獲詳明
假使聖代鴻猷茂烈稍有缺略何以昭示來茲臣以為大清會
典已經告成政治典謨平定三逆方略將次蕆完目下詞臣不
乏之請于三書進呈之後倣古聖政記日歷體例自　皇上龍飛
初載案年編纂上自詔諭及諸司奏章批答俞之起居注官所
記勒成巨編一事而具始末一言而備原委經緯粲然蔚為典

詰于以昭垂奕禩彪炳萬年子孫臣民有法有則豈不誠非常盛事歟至于肇修正史自漢以來具有成例洪惟我 太祖太宗 世祖三朝實錄謨烈具存獨紀表傳志之正史尚未講及與其待修于後時不如正議于今日乘文獻之大盛典章之粲成人物易于訪求經制不難考究乞以時頒諭開局次第汗青列聖之豐功峻德懸日月而常明 皇上之孝思作求炳穹壤而無極矣詔下廷臣集議九卿翰林院詹事科道會議曰詳考歷代史書其體有二自春秋列國以及後代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皆用編年之體自司馬遷史記以及歷代史書並撰次當代國史皆用紀傳表志之體考之往籍寧[illegible]書搨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史臣紀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

則有日歷、日歷始于唐、而宋因之、唐會昌中命每歲末、以時政記幷起居注付史館、宋太平興國中命參政李昉記錄時政、每年送史館、乾道中、又命每旬所修時政記與三省錄進聖語同付日歷、所此前代用編年之體、修本朝之史者也、漢明帝時、班固奉詔撰光武本紀、及列傳、後每朝增修、竝稱漢紀、魏晉以後、設有專掌國史之官、唐則顯慶中修貞觀以前國史、肅宗以後每朝增修、宋景德間、因撰太祖太宗正史、命取兩朝日歷時政記起居注及諸司文字、竝目下行狀、付史館編成帝紀志傳、天聖以後、亦每朝增修、此前代用紀表志傳之體、修本朝之史者也、至明惟洪武時曾纂日歷、萬歷中撰國史、未久輒罷、夫修史之難、難于徵信、耳目近則聞見不淆、討論詳則紀載得實、以當

代之人修當代之史詢足信今傳後今　御製集見經編校而
各館所纂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略及大清會典俱將次告竣
詔諭制敕俱在內閣章疏批答俱在六曹且起居之設又與前
代不同凡　皇上親決萬幾面諭群下時政之要悉得記載是
聖謨實訓固已散著典冊但原委本末尚未彙萃成書今誠倣
日歷體例編年撰記則政法無一不明備矣至于三朝實錄已
呈府覽而三朝聖訓又經告成以此編輯正史分撰紀表傳志
事跡實為具備郎有應援據編入者悉行蒐集亦信而有徵相
應如臺臣徐樹穀所請舉行其一切應行事宜統候命下交與
內閣翰林院逐一詳議具題可也
梁谿林先生贈崔兔牀詩曰白頭何處設中原短鋏無聲泪已

吞、箄路半荒公子室鷺虬、雖逗大夫魂秋鷩驟矢呼龍子、戍冷
蒿藜走兔村、惜殺函關舊兵法、西風吹恨上夷門

嘗見庚帖中有五際字、不解出何書、後見類書曰、詩有五際、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又曰、卯酉午戌亥、然究未詳所出

萬都尉燁第七子出姓許、在蘄爲儀真知縣時、劉雪舫在江北
往拜之、剌署眷弟、許見之甚怒、不爲禮、以其布衣而傲然、眷弟
也、王崐繩曰、其怒也固宜、許爲瑞安大長公主子、與光宗同行
輩、劉則新樂侯公子、與烈皇帝同行輩、是當稱晚矣、克承先生
曰、先朝戚畹、通不敘行輩、大率以眷弟往還、瀛國太夫人八十
壽、嘉定伯周奎署錦屏、亦止眷弟、他可知矣、異哉

梁谿、林先生贈棲霞貍菴和上詩、其一云、入眼殘山十五年、大

江南花影淒然、六朝水逝荒鐘下。百戰人餘夕照、邊白首蘆花悲雁塞。枯心柏葉問龍禪、石鐳折腳黃梅熟。消息應先哲者傳。其二云、孤磬殘椒禮白雲。高郎蘭若再逢君。三生夢冷鷓鴣語、萬壑聲消崖底羣。雪竇生從天外老、風濤不向定中翻、晨宵起看峰頭日、別有心香柏子焚。

王鯤繩曰、二十一史中、兩漢晉六朝隋唐皆曰書、南北五代宋遼金元皆曰史、不知史乃官名、不可以名書也、虞夏商周皆名書、而史記云者、史官之所記也、名不正則言不順、千年以來無人發此義、一字之失、所關不小。

清陵四、曰永陵、曰福陵、曰昭陵、曰孝陵

劉青士潘文山、朱子皇偕隱處州縉雲縣、易衣而出、耦耕而食。

歲幹一人出游一人辯獄役一人力田圃所著之書甚衆前朝史傳已有成書張蒼論云

春秋始終五伯齊桓異姓之伯也晉文同姓之伯也秦繆一方之伯也楚莊蠻夷之伯也宋襄伯而不成者也

人當少年時用力于心思中年時用力于言行老年時用力于文章

○中湘王何騰蛟字雲從鎮國公堵蔭錫字牧游閣部史可法字憲之

湛業薩作亂

蔡瞻岷曰治天下必用申韓守天下必用黃老

又曰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張居正是也

瞻岷論史于司馬子長後最歎服陳壽以為有良史之才

藥中有釣藤。鉤上一字乃釣音弔。今世俗率云釣從句音非也。有刺如釣鉤。勾音亦可。

鳥嘶如笑。騷鳴似哭。

凡泛水諸禽。其腳中空外連。如鵝鴨之類是也。水邊諸禽。其腳皮半連。如鶴鷺之類是也。若雞不近水。則中實不連矣。李含英云。

臨洺關在邢臺縣南。關左倚高山。右臨洺水。勢甚雄壯。然山頂之烟墩炮臺。今設虛設矣。个臣云。彰德府道南半里許。有土臺。臺高二丈餘。濶里許。上造小圓城。城內松柏甚茂。扁曰古美里城。

明世宗命內臣蘇杭織造。大學士楊廷和曰。歷考洪武永樂下

及天順並無此有之惟成弘間一行耳可謂纖造爲累朝故事乎廷和由此致仕

倪文正公鴻寶有應綸皆應酬雜作

凡木圍五六尺長八九丈者非數百年長養不成即有成者中多虛空凡虛空起于内灌有天灌者自上灌注而下有地灌者自下蒸溼而止有人灌者中有朽眼溼從而入氣蒸而上溼注而下故大木即有十餘株可採用者不過三四而已

豐熙鄞人與其子坊皆善造僞書

乳香薰陸香考異蔡曰薰陸形如白膠香出天竺者色白出單于者夾綠色香亦不甚珣曰宋廣志云薰陸香是樹皮鱗甲採之復生乳頭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樹脂也紫赤如櫻桃透明者

佳。禹錫曰。案南方異物志云。薰陸出大秦國。在海邊。有大樹枝葉正如古松生于沙中。盛夏木液流出沙土。壯如桃膠。夷人採取。賣與商賈。若商賈不至。則自食之。宗奭曰。薰陸木葉類棠梨。南印土界阿叱釐國出之。謂之西香。南番者更佳。即乳香也

[illegible]印土 即印度

江寧孝陵之側。爲靈谷寺。乃太祖以此地易寶誌公塔處也。顏曰天下第一叢林。大殿懸齊景陽鐘。鐘界爲二十四方。方懸一杵焉。界各爲律。清濁高下。各爲一音。略如今之韻鑑焉。而備之于一鐘。異哉

吳三桂即僞位于衡州雁峰寺側。築壇而祀。祀文用檀香版鏤字。塗以石青。燔柴用純牛。殺之去污穢。實以檀末而柴焉。

董顯忠綽號董渾。爲王鐵山標下將官。嘗送鐵山歸高郵。以鐵

山力，至雲南布政，于廷恩字天與，今為衡永郴道

雲南曲靖府知府李率祖字素園，鐵嶺李氏也，王輔臣為總兵時與之交好，輔臣陞平涼提督，王景為總兵，與率祖不協，率祖參其放餉，不會同文官，平西參其多事，　上命大臣勘問，景革職，率祖降級，

宣城令吳正中，紹興人，起家吏員，入為兵馬司，隨洪經略至湖廣，題湖廣長沙守道，

長沙總統將軍高起龍妻陳氏，廬州人，幼為張獻忠所擄，後歸高氏，起龍總兵雲南時，有雲南府經歷陳某者，廬州人，往謁高，值高他出，其妻聞陳廬州人，疑之，立屏後問其家世居處，父母名氏皆合，又曰，有姊幼為賊擄去，不知所在，高夫人曰，汝識其

人否.曰.忘之矣.但尋幼時頑劣.姊强覓予.予曾嚙姊臂傷焉.雅記此事.高夫人大哭而出.乃兄弟也.陳因以得所.陛武清知縣云.

桕樹子如黄荊.實有紅黑二色.黑子打油.可以點燈.紅色者中空無用也.

郝天挺唐詩鼓吹.出手腐板可厭.何近人家弦戶誦乃爾.無怪其出手即作學究語也

偶與宗夏論易.因謂之曰.易無思也.無為也.本是說易.易即是着卦諸家皆就人上說去.於是有無將迎不安排之說.此處考亭之說為得之.

又云.老子不尚賢章中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乃承上二句言.

益賢也貨也皆可欲也上之人尚賢貴貨是示民以可欲而亂其心也惟不尚不貴則不見可欲而使民之心不亂本是明白直截後人卻截出此句就自己學術上說反說老子說得不是嗟嗟不深理會其言而遽非之寧不令注下笑人邪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四其字皆就使民上說

偶與日宏論詩因謂之曰性情一也而有十五國之不同微乎危矣

乘除之法唐九執婆羅門以書爲計其學不傳久矣回回土盤未廣流布世亦無有知者泰西而來賓書數始爲合一余别有序一通推論其故湯道未更製方籌尤爲奇极與盤珠而三皆絕世之奇構也

徐炳文、梅堰人、孔東塘門人、嘗輯二十一史孝子傳、讀其兩晉一冊、殊有可觀

辛未春、夷酋旦提兵急扼西口、京師戒嚴、每牛彔下鎗手派至八名、幾于傾國矣、城內外典解盡閉、米價至三兩餘、

曾天祿青蔡幼子也、青蔡死、槐騎其如夫人亦死、天妹幼無所歸、奉世撫之如子、此今人之所難也、

舟中讀戴人儒門事親一書、覺耳目一新、頗有悟入處、真醫學中申韓也

寒山趙凡夫先生六書之學、近代人無出其右者、其說文長箋雖未盡合于理、然亦弘博可觀矣、先生以諧聲之故、更將之等字有真定漳公先生師之、供養于法螺菴、與先生衡宇相望也、

漳公精五天梵書。以大梵書題法螺菴額曰達摩商佉，至今猶在。

寓維揚時，與諸公出西郊，散步由虹橋而南，橋下河肆羅列，青帘漾于天半，笙歌競作，煖風吹人如醉，綠野平疇，皆昔年夫容沼也。蜀岡有觀音閣，卽煬帝迷樓故址，徘徊久之，由蜀岡而西，過歐陽文忠公平山堂，堂後有清賞閣，久坐望江南山色如黛，余苦不能遠視，以玻璃照之，參差如畫，江帆隱隱映于鏡中，余較之歐陽所暴多矣，與宗夏言之一笑。又由平山而西，生蜀泉亭上，亭有碑題曰第五泉，或曰此泉與蜀江相通，世人附會大抵爾爾。又過司徒廟，司徒姓陳，聞人姓茅名滕，異姓兄弟五人同爲備戶，一姓許，一姓祝，一姓蔣，一姓吳，而茅爲長，拜村中老

媼為母，後母為虎所食，五人誓為母復仇，遂盡殺境內之虎。楊自是無虎患，廟食至今，頗著靈異，入廟于廊下得一舊碑，載南史王琳為吳明徹所殺，其部下將茅勝等五人，葬之于壽春八公山下，至隋封為司徒，即其人矣。後更于南史及隋書中考之，自司徒廟南至西門，過二十四橋，橋惟數石片跨臭水溝耳，竹西歌吹杳不可聞矣。

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字義音切尚多未當，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吾言，前後韻書，惟元國子監生孫吾與所纂韻會，訂正音韻，歸一，應可流傳，遂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命刊行焉，今其書不傳，仍行正韻。

今爰書中有大誥減一等，自死罪外無一不然，此未知立法本

意者也明太祖頒行大誥一切官民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有者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今民間雖有此本頗艱有減等而不聞有加等此因仍之誤也然徒杖笞減一等者猶未相遠流配一減即為徒罪以律二死三流同為一減故也因以流罪廢而不用而律為空設矣然流罪下死刑一等儻有情罪深重者降而為徒法實不敵奈何因仍而不改乎

明禁中端午有龍舟驟騎之戲驟騎者一人騎而持幟前行後騎繼之各于馬上呈弄伎巧蓋以習騎乘云實元制也龍舟似亦有習水師之意

永樂時禁中有翦柳之戲翦柳即射柳也陳眉公云胡人以鵓鴿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射之射中葫蘆鴿輒飛去以飛之高下

為勝負往〻會于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宣德十年十一月朔當頒歷以是日日食移于十二月朔成化十五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十月朔弘治三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望日前此頒歷皆在十一月朔嘉靖間始改十月云

舊制殿試在三月朔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于十五日至今因之

正統十一年正旦日立春禮部言二節同一日宜設立春日從之天順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萬壽聖節又值冬至禮部言二節當行慶禮然致詞各異

儒者謂管仲煮海為伯國之術然歷代行之未能有廢者明朝國賦所資于鹽尤溥以近日計之歲〻入餘鹽課税等銀約一

百萬三千兩有奇各邊中鹽引價約五十六萬七千兩有奇其于金賦蓋五之一云

永樂取舉人監生年少者入翰林院習夷字以通事為教師科舉時任其應試卷尾識譯書數十字三場畢送翰林院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蓋優典也中榜後改為庶吉士仍習譯其後習譯益多中第者益衆有一榜中三十餘人者天順中以奔競者多乃革之而用民間子弟

洪武乙丑科丁顯為狀元練子寧為榜眼花綸為探花子寧有送花狀元歸娶詩以狀元稱花不曉其故考宋時稱鼎甲者皆為狀元或以是也是年黃子澄以三甲改庶吉士今狀元考與翰林題名皆以黃為探花而遺綸名蓋是科題名碑有缺故誤傳

耳。

曹鼐以典史中狀元、人皆知之。洪武辛未榜眼吳言信、福建邵武人也。以鈔局副使中、人多未之知也。正統壬戌、又有松陵馹丞鄭温中第。

嘉靖中南給事高鶴者、紹興人也。嘗具疏劾嚴氏姻親忤旨、降縣丞、稍遷鳳陽屬邑令。偶有嚴氏家奴乘傳過其邑、鶴執之杖至六十、曰、煩爾以此杖寄爾主。不久為嚴所中免官。陶祭酒撰高墓志不載此事。

嚴嵩末年、有分宜令麻城人也、忘其名。在京候嵩于私第、坐旁室中。俄有家奴從內出、令見而起。奴乃叩首、令謝。令驚曰、若何為行此禮。奴曰、我主盛滿已極、旦夕禍作、奴輩皆不免、此時得

公稍寬極楚足矣嚴氏敗令治其家是奴亦在治中令識其人特釋之嗚呼此奴賢知過其主遠矣

楊繼盛劾嚴嵩十惡內有子孫冒邊功一事下兵部查覆聶公豹為本兵袖一槀謂諸司曰吾意已定此功皆實不虛諸君勿多言是時王公遴為主事與同官齊聲曰此稿乃某人所為不可用公今日當為萬世持公論何但為一時免禍計耶聶艴然起入火房且行且語趣具稿奏時楊公博張公時徹為左右司楊默然無言張言此事不可但已牽楊袖隨之入謂聶曰如公所言則事激而禍延縉紳不休不便愚以為第緩之可耳公何不說嚴公使自辦軍賞則部可無覆而諸司意釋公論且不廢矣聶大悟從之于是疏入肅皇聽其辭而更受錦衣百戶諸賢

幸無摧折、張一言之力也、

陳文偉武昌人、膂力過人、嘗五更之田間、猛虎撲地而來、乃兩手搏虎肩而足蹴虎勢、虎死、後應會試、場屋火、以右手抵牆頸、左手持同事人履肩而出者幾千人、火熱迫、乃揖後至者曰、吾力只此矣、遂名動天下、後為山東安邱令、流賊百餘人掠庫、文偉敕羣吏第謹簿書、諸寶藏吾無慮也、群賊大掠庫金去、良久問左右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勑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問諸賊孰為首者、彈左耳中之、又彈右耳中之、賊大駭、伏地請死、文偉曰、好為我送庫金還、群賊惟命、文偉以一騎尾其後抵縣、羣賊請死、文偉曰我何有諧賊奴各杖三十遣之、文偉自負拓弛意不以見功也、御史竟以縱賊論劾免官罷歸、

穆廟在裕邸時、邸中例有所給、于常祿外、積户部者三歲弗致、請、歲用窘甚、承奉謀之曰、非賄世蕃不可、請王邸得千金、以王命謁世蕃而致焉、世蕃欣然受之、以屬户部、即與三載給、世蕃時詫于人曰、天子兒尚行金我、誰敢不行金者、華亭說其事曰、世蕃真天大膽也、

鄉賢名宦有祠、公典也、不惟有司不當私其人、雖子孫亦不當私其祖父、昔劉閣老健爲相時、河南有司欲以其尊公及一某公并入鄉賢、告之劉、〻謝曰、吾鄉賢祠有二程夫子在、吾父何敢並焉、至如某公固自當入、嗚呼、劉公之見遠矣、夫祖父無明德強列俎豆、是辱之、非榮之也、近日士大夫無一不入鄉賢、木主委積、至列之案下、謂此鄉宦祠、非鄉賢祠也、

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

易終于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于秦誓、斯氣運之將變乎、詩終于商頌、斯文弊之復質乎、春秋終于獲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涇野先生嘗言、居要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知惡不劾者比、依違是非者諂、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覬覦者狡、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怨人傲己、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獲其所短而薦者貪、九者有一于此、終亦必亡而已矣、閑試布公、九病可以勿藥而愈矣、

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祀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

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祀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來則無是也、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

李長卿松霞館贅言曰問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脣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臂鷄無腎犬無腸豬無筋十二屬各有不全草木子論之當矣然子何以屬鼠也、曰天開于子、不耗則其氣不開鼠耗蟲也、于時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屬鼠地闢于丑而牛則闢地之物也、故丑屬牛人生于寅有生則有殺殺人者虎也、又寅者畏也、可畏莫若虎故寅屬虎卯者日出之候日本離體而中含大陰玉兔之精故卯屬兔辰者三月之卦正羣龍行雨之時、故辰屬龍巳者四月之卦、于時艸

茂而蛇得其所又巳時蛇不上道故巳屬蛇午者陽極而一陰甫生馬者至健而不離地陰類也故午屬馬羊嚙未時之艸而茁故未屬羊申時日落而猿啼且申臂也譬之氣數將亂則狂作橫行故申屬猴酉者月出之時月本坎體而中含太陽金雞之精故酉屬雞戌時方夜而犬則司夜之物也故戌屬犬亥者天地混沌之時如百果含生意于核中猪則飲食之外無一所知故亥屬豬

附二十八宿之屬其義何居曰即前十二屬加一倍者也亢金龍辰宮也角木蛟附焉蛟龍類也房日兔卯宮也氐土貉心月狐附焉貉狐兔類也尾火虎寅宮也箕水豹附焉豹虎類也牛金牛丑宮也斗木獬附焉獬牛類也虛日鼠子宮也女土蝠危

月燕附馬蝠燕鼠類也室火猪亥宮也壁水㺄附馬㺄猪類也婁金狗戌宮也奎木狼附馬狼狗類也昴日雞酉宮也胃土雉畢月烏附馬雉烏雞類也觜火猴申宮也參水猿附馬猿猴類也鬼金羊未宮也井木犴附馬犴羊類也星日馬午宮也柳土獐張月鹿附馬獐鹿馬類也翼火蛇巳宮也軫水蚓附馬蚓蛇類也子午者天地一定之位卯酉者日月所出之方故八宮皆二而四宮獨三李長卿何人可謂發人所未發

崇禎壬午十二月二十六日賊衆數十萬于鍾祥石牌作浮渡兵二十七夜風大作船盡碎次日復成之三十日平明偪郢城惟楨勳揔兵貴州温如珍先日方至卒營未定力戰不勝死傷者衆率麾下數百人冲陣而去癸未元日賊分兵破陵戀兵錢

中選巡撫李振聲、欽天監博士楊永裕、俱為賊擒、五營將士或殺或降者無算、已時陷城、撫軍宋一鶴、留守沈壽崇、邑令蕭漢、巡撫中軍李佳應死之、守備王瓚、知府王璣、降賊、守道張鳳翥、通判張國運、越城潛逸、闖賊李自成偽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羅汝才亦稱偽元帥、諸賊目則有偽政府侍郎從事防禦府尹州牧縣尹等名、改承天府為揚武府、

崇禎十六年春、左帥移師東下、掠兩岸船俱盡、止于九江、夏五月晦日陷會城、先是張獻忠為督師楊武陵困于瑪瑙山、僅以數十騎遁去、旋破襄陽、其眾不滿千人、乃遁于六安山中、逾年始出、陷蘄州蘄水、繼陷黃州、益以麻城、里人叛黨洪明諸逆、及黃屬新附之眾各數萬人、其勢益張、漸有飲江之志、密遣奸諜

徧布城中、而楚藩所募護衛新兵弁領哨以敵者、黄岡諸生也、賫奉敕楚藩督過之、因與逆約為内應、獻貲遂從樊口涉江而上、故相賀文忠閣之親啟楚藩請發鏹犒士卒議守禦、楚藩不以為虞曰、終朝賊警賊若驟毋豬亦應至矣、監軍王揚基適奉巡撫江北之命、闖賊偪欲去、賀公涕泣挽留不得、二十八日遽楊汎西渡防守、鎮箄兵亦逃走、人心洶洶、前五日有發以敵等逆謀、寫生雲路以告賀公、公不決、密聞撫軍、撫軍大笑、斥為狂生、于是以敵等懼誅、謀益急矣、逆醸成鄂城之陷、

周猷之云、洋鉛渣滓在上、錫之渣滓在下、

經略國海圍平涼、據高原以臨城中、日發巨炮、歷半載餘始克城中人拾炮子十三斤者萬餘、小者更僕不能數也、然止傷一

老人行汲者、皆打空地中、堆積如山、事定居人撒火神祠以報
神德、即以炮子砌祠地、彰神功也、
凡新考選給事、到任後三日不出門、待諸先輩來拜、行交拜禮
也、交拜起坐禮〻後、連叩首凡曾任給諫者、皆來交拜、三日後、始
出門答拜諸客、不敢為客、以僭先輩之故也、
凡巡方巡鹽關差、皆有精微批一紙、以為憑限、批繳自內閣、而
科臣批之、
大凡云、滿州擄去漢人子女、年幼者習滿語純熟、與真女直無
別、至老年鄉音漸出矣、雖操滿語、其音則土、百不遺一云、予謂
人至晚年、漸歸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所能會也、予十九
歲去鄉井、寓吳下三十年、飲食起居與吳習、亦自忘其為北產

矣。丙辰之秋，大病幾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夢寐中所見境界無非北方幼時熟游之地。以此知漢高之思豐沛，太公之樂新豐，乃人情之至，非誣也。

陳碭，字石文，江西南昌人，由靖府同知，以科場入簾，禮記仁者如射，如誤作若，降三級，後授益陽知縣，無任可到，鬧平西死，自請來衛，格撫胡肇天等，吳國貴斬之于泉溪渡。

孔明之出岐山以攻為守者也。隆中已知天下大勢終于三分矣。而出師不已者，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譬之弈碁，能使人始能自治，否則坐而待之耳。彼譙周輩何足以知之。

青田事功不少概見，獨與太祖論相數語，不惟知人，并能自知而為相之道，聖人復起，亦不能易也。可謂天挺人豪矣。

籐黃出海南、聚蛇屎燉煉而成、故有毒能殺人、王繼章云、虎皮之有花搭者、乃以粟米壓成者也、余向以爲生成者、茹紫庭言始知之、

李胡拜爲湖廣提督、楊來嘉爲襄陽總兵、駐穀城、胡拜來穀城、來嘉擒之以獻、平西、胡拜後死于貴州

明南京御史外轉者、止于知府耳、諺曰、南道如老虎、轉去作知府、明季兩司見巡按用青穀手本、外貼一紅簽、

嘉隆兩朝書目、明倫大典、欽明大獄錄、鄭曉吾學編、高岱皇明鴻猷錄、薛應旂憲章錄、王世貞國朝紀要、吳瑞徵兩朝憲章錄、范守己肅皇大紀、王世貞史乘考誤、勞堪憲章類編、皇明名臣類苑、夏言桂洲奏議、胡端敏公世寧奏議、嚴嵩南宮奏議、劉天

和關使奏議劉天和督撫奏疏渭厓疏晏毛伯温議處安南疏叢王守仁撫夷節略王世貞異典述盛事述別天和安夏錄司馬泰西虹疏草沈越秦陝馬政皇明經濟錄皇明疏議類抄兩朝疏抄嘉隆疏抄樊繼祖雲中撫平錄湖北民隱錄汪宗尹少泉疏叢楊允繩柳齋疏草馮南江行誼錄高拱南宮奏牘功臣封爵考名臣言行錄史虎野奏議虎野雲中奏議沈越清查京衛冗食奏疏沈越嘉隆兩朝聞見記

洪承疇經略滇黔兵餉之外歲給銀五萬兩以供其用

猓猓奉土主之神甚謹其像三首六臂項挂髑髏有訟官不能決者則令其誓于土主之前甚則于神前熱油于鍋百沸置一錢于油中兩造皆以手入油撈其錢直者略無傷損屈者臂手

劫

糜爛矣。

猓猓娶婦、則請兵于官以劫之。婦家亦以兵守。劫歸未合、婦輒逃去入深山中、與私男子野合。有孕而後迎歸。所歡曰馬郎。歸夫家、永與馬郎斷絕矣。

巡案七品官耳。其中軍則參將也。

巡案于諸有司卓異者、薦之于朝、次則獎之、給之以銀兩而已。順治初年、一有司滿州人、案君獎之以銀、大怒、擲之于地、

明季總督巡撫宴案君、案君以賞封犒其中軍、清初猶有行之者、

新朝兵渡江、明叔皇帝出走、諸大僚如王鐸錢謙益輩皆爭出迎見豫王、而出途中見縛一人至、諸公皆渙倉走避、則山東丁

憂巡撫郎祖德也郎四川人見豫王令之跪不屈以　撻之僕仆而復起遂殺之
只舊草井鹽井也在雲南武定府元謀縣
康熙甲戌狀元胡任輿江南上元之胡氏世有厚德鼎革後南京舊家仍守故宅者惟胡氏耳殿元之祖字傚之每于除夜置酒男女分坐諸家人男婦亦下座于兩旁必舉杯訓其子曰吾後讀書人何所能經營家計得以溫飽者指諸奴曰皆若輩力也富善視之江南人咸目為長者其長子禹冀字　贊領鄉薦任輿江南解元今又大魁天下人以為積善之報胡氏祖以打金箔為業至今人猶稱之為胡金箔焉
復之有莊與馬士英之莊鄰田甚腴士英令其子以三千金强

買之、復之無難色、未幾國變、田仍歸胡、官價半原値耳、田中秋成已熟、馬氏之工本也、

江寧殿元焦弱侯竑、宋之蕃蘭嵎、今任興甫三人耳、

琴太白詩曰、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始紫庭曰、王昌齡爲龍標尉、龍標即今沅州也、又有古夜郎縣、故有夜郎西之句、若以夜郎爲漢夜郎王地者、則相去遠甚、不可解矣、甚矣古人之詩不易讀也、

明時羣僚被劾者、自衙歸私宅、則下簾簾以障之、于門楣拄籍二字、閉門以待命、

明南凡閱操分二日、第一日則兵部職方司郎與科道涖其事、次日則內外守備與大司馬涖其事、第一日職方爲主、有待科

不待道之規例焉、
崇禎間左懋第以史科查閱南京兵馬錢糧、與大司馬並坐、
明三邊總制駐劄固原軍門爲天下第一、堂皇如王者、其照牆
畫麒麟一鳳凰三虎九、以象一總制三巡撫九總鎮也、河西巡
撫駐莊州、河東巡撫駐花馬池、陝西巡撫駐西安甘涼肅西寧
夏延綏神道嶺興安固原各一總兵
韓世琦乃蒲州韓爌之孫也、幼被擄故隸漢軍籍其母其弟猶
在蒲州、母終身不一至其子衙署、以滿漢衣服飲食不便故也、
母亦賢矣、
○祖心大師乃韓日纘之子也
○霍山黃鼎字玉耳、霍山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經略、授以

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衆數萬盤踞山中、與官兵抗、屢為其敗、總督馬國柱謂鼎、獨不能招汝妻使降乎、鼎曰、不能也、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乎、國柱遂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夏將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來廬一面、約吾解衆、喻令剃髮、然吾仍居山中以遂吾志、不能若吾夫調居他處也、其子覆命、國柱自來廬州、鼎妻率衆出見、貫甲鉄兜鍪、懍懍如偉丈夫、如總戎見制臺禮、遂降、終不出山、黃鼎居江南久、後屢與鄭氏通、郎總督時事敗、服毒死、

明成化辛卯、北京慈仁寺刊篇、額禮部左侍郎眉山萬安序云、粵自開闢以來、卦畫書契之文生、而後篆隸行草之體出、虞廷康衢之歌謡興、而後雅頌離騷之詞作、逮漢炎平時、楊雄采史

籀以下諸體著訓纂永元中許慎兼采之為說文梁顧野王增加為玉篇凡偏旁同者皆以類而聚沈約始分四聲為切韻類譜隋陸詞輩又增加為韻略凡音響協者皆以類而集唐天寶中孫愐兼收雅俗改切韻為唐韻大歷中李陽冰崇尚說文以其無翻切乃取孫愐切韻附益之祥符中陳彭年校勘玉篇又增修唐韻更名廣韻然玉篇類形而不類聲廣韻類聲而不類形類形主母以統子類聲主子以該母也景祐中丁度加修廣韻為集韻司馬光為類篇此篇韻之名所由始也司馬又畫科別清濁為二十圖以三十六母列其上推四聲相生之法為指掌圖自謂天造神設以便學者厥後李燾作類韻編鄭樵作六書略黃公紹又作韻會六書之義至此大備矣金王與秘推廣玉篇

匪其畫段為篇海，荆朴取司馬之法添入集韻，隨母取切，韓孝彥改玉篇歸于五音逐三十六母取切，最妙，復述論圖詞，署諸篇首，以備檢閱，及仲子道昭，雖其學出自家庭，而獨得尤精，見篇中部目太煩，卽形相推雜在他部者，悉加改并，如吅品㗊口入㗊，雠雔隨隹入雔，麤隨鹿，羴隨羊之類是已，又見韻中門法多雜，即聲相協散在別音亦加改併，如以幽隨尤，以添隨鹽，臻隨真，譚隨談之類是已，仍增減俗字于篇韻各母部下，凡若干，讀者一閱而難聲奇字，趣了目前，無復含糊囁嚅之狀，道昭父子可謂有功于後世學者矣，

○永歷時有女總兵丁國祥，驍勇善戰，能二十馬上打弩，其夫姓楊，亦總兵，秦王出降後，丁亦投誠，住貴州，常男妝與士大夫交接

延綏初三昇流賊也後在雲南爲三桂倚營總兵今上初即位丹封親王大人至滇云　皇上顧謂三昇勇請一見歸爲上言之三昇于未亂時死其兆也預知時至坐脫而去且知未來諸事其兵爲滇南諸營最遣袁請三桂以親臣統其軍三桂命衛朴領之朴字完初三桂之幼婿也後其兵歸王緒夫三昇武人且起于盜而生死之際乃能如此人固不可以迹論也

咸陽人蔡世科少年竄身行伍有異能手足便捷殊方異域住三日即能通其語言操其鄉音人不能辨也牴犢諸戲一經其目輒能之偽周時王干城統四川松潘總兵吳之茂降吁干城爲叔之茂行三軍中目爲吳三將軍云世科隸其軍中與靖逆侯張勇對壘爲官兵所擒將僇之世科吁曰予有機密要語關

之提督達此語訖就係未晩勇命之前房人語久之大喜立釋其縛寵任之預聞機密勇軍令嚴帳中惟一二親信人他人不得入也令箭十二枝各有暗記與時辰相應置榻前達之以鎖有要乃親發世科一夜潛入其榻前解鎖取箭而出軍門驗箭放行世科乘馬呼噪奔吳壘軍中大譁靖逆驚絶大恨自此軍令愈嚴未久臨陳世科馬蹶復為官兵所獲靖逆欲寸磔之臨刑世科曰余更有機密欲聞之將軍語得達殊無恨然非面陳不可靖逆笑曰令之前蓋欲觀其措辭以為一笑也世科曰語不得聞之他人請屏左右靖逆命急其縛置榻屏人耳語刺刺不可了久之靖逆呼人釋其縛不知以何語動靖逆也自此置之官廨中令二人軟監之不如前之舒嵌矣靖逆死不知所往

弟世傑、賴識字、曾為道人裝賣藥于平宗市中、為吳氏撒劃收買、屋翎令其年不過四十耳

摴平聲、字書云木跌也、俗以此字為桑子者非、甚上聲、桑子也、俗作去聲者非、

俗以章疏為本、不知始于何時、古未有此、今時章疏有題本有奏本、凡奉部文成例而行者謂之題本、有私意啟請者曰奏本、體例各不同也

閩人粘本盛、自禮科主試滇中、丙午歲也、時功令凡旂下人不第者勒令披甲、吳落下人皆貴游子弟、願故遼學士名應試者三三百餘人、三桂待本盛禮數甚異、囑其破額廣收、都中諸事三桂力肩之、是科遼人中式者一百五十餘人、從來所未有也、

○道鄰史閣部死難、太夫人夫人皆在南京、總督馬國柱歲給銀米、後即為例、給之終身、

○金陵人程天葵出身行伍、道鄰拔為都同、以好漢目之、出示曰將以為好漢榜樣也、道鄰死後、天葵即住其家門首為之守門終身、此義士之足傳也

雲南鷄鵡山上有眞武行宮、制如太和、殿中亦範銅為小殿、一如金殿之式

洪經略入都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閩迎入京、太夫人見經略大怒、罵以杖擊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為旂下老婢耶、我打汝死、為天下除害、經略疾走得免、太夫人即買舟南歸

魏國公徐六岳諱弘基明末年七十餘矣、鼎未革先去世夫人曹國李氏、六岳有僕呂祥字自幼伴讀仝臥起至老猶然、云不與祥字共榻睡即不鼾矣、紀伯紫亦六岳之家生兒能讀書有文名、六岳即令之教子姪此皆長德事

高麗書以牛為魚以魚為牛、謂四足者宜為魚、無足長尾者宜為牛也、讀矮為射、讀射為矮、謂委矢宜為射、而寸身宜為矮也、高麗人號稱能讀書、而不能究六書之源委、杜撰若此、固夷狄也、

江西吉安安福人胡耐菴下總制幕友也、後選授雲南易門縣知縣、羅〻反被殺、其子太仁來滇省親則已死矣、扶櫬無貲、諸僚友方思醵金共襄其事、有按察司經歷劉公曰、前耐菴有千

金寄其處人無知者、某分毫未動、今見在、只此扶櫬有餘矣無勞諸公云云也尉菴之櫬以此得歸劉本吏員乃能為古人事可敬也劉公邃昌人

大仁歸葬後復來滇中胥籍為諸生受知于左將軍吳應期前館祖樹勲家繼入前將軍幕變後吳命其薙髮走吉安通韓非有之信大仁因通馬臬司穆將軍復來河南復應期命王公貴人多喜之後隨入滇中授職見滇事去謀反正歸誠事覺被係昆明令裡石門亦在其內

磁石吸鐵隔礙潛通或問余曰磁石吸鐵何物可以隔之猶子阿鍋曰惟鐵可以隔耳其人去復來曰試之果然余曰此何必試自然之理也後見一書曰蒜可以避磁石之吸鐵尚未之試

楷木卽今之黃連頭樹也。楷有癭可以爲器。

以柿子汁塗蚌殼而蒸之殼皆爆碎。　以漆點蚌殼上點處皆成穴。將蚌黃自穴漏入滾湯中爲蚌粉。

鱟魚之血其色碧。　漁人得雌鱟。則其雄守而不去。得雄鱟則雌者遠逝矣。

潮有竹蛣。狹長尺餘。而殼如蛤味甚美。又有海豆菜。形如豆芽菜。其首如泥螺。蘸醋生食。初食之遍體生癮塊不癢。少時卽消。

馬子騰云。陝西邊西番一路西寧莊浪等處。多三腳蟾蜍。其膠可軟玉如泥。　西番取蟾蜍將眉割開。其酥皆成塊者。不待和合臘晾也。此爲最佳。若中土人掐取酥礬。合麵成餅曬乾用者。力甚薄。難取効也。

鄭公三俊池州建德人南京户部尚書轉吏部尚書取入北京吏部尚書以事充江寧驛徒公至南京青衣小帽至驛前向驛四拜而去遂歸建德鼎革時年九十矣以老得不出經略洪公公之門人也至池州以舟迎公公怒罵不納其使經略大哭曰老師棄我矣終不得見而去

崇禎季年有言孝陵朽木甚多恐致火災有旨蒐芟孝陵朽木内官因之斬伐無忌數百年喬木盡罹斧斤孝陵杉板沿街賤售矣而百姓遂有皇帝伐賣祖宗墳樹之語不祥莫大焉

平西同墨勒根蝦取四川兵至叙州府蜀王劉文秀兵多而銳不可當平西兵不戰而走至保寧墨勒根蝦已决意去蜀矣時都雪海巡撫四川駐陝西境上疏勒平西不能取蜀更引敵兵入

秦境、平西計無所出、固山楊珅力持進兵議、曰、王威名震天下、今退走、則一旦掃地矣、今日之計、有進無退、墨勒根蝦懼敵衆難之、珅曰、固山若卻、請自退、吾王獨進、與敵不兩立矣、遂進兵與國貴、尚幼、血戰而前、所在有功、大捷、平西即上疏曰、臣之退走、所以引敵出險以殲之也、兵家之計、不可先傳、衆臣書生、不知兵事、妄言搖惑衆心、幾敗大計、上韙、謫雲海于遼東、後以魏環溪之薦復起、楊珅字秀函、明涿州指揮、在山海爲平西標下將、謀畫多出于珅、乞師東方、皆珅往也、珅子彥先、字毅姝、未亂已死、其人高朗、有古人風、

明戶部印有三方、通行印外、更有戶部鹽引之印、戶部茶引之印、未知今日猶用之否、

有明時凡腰玉者騎諭必用一人執朱棉以行拂以竹為之如今京師響竹之制而竹絲極細長四五尺自上至下皆以朱漆塗之行風中樷颺有聲

賜姓之圍金陵也分兵掠上流安慶守土之官皆逃惟司理黃公熙績不去非不去不能去也兵至城下聞金陵兵敗即解圍去熙績以此行取入衍而世襲拖沙剌哈番熙績福建泉州晉江人也

明季南京人沈向為四川巴山縣令獻賊至隔江而營列數十里城中人皆逃向以病不能去獻賊以其城小而陋不入而去向以守土功行取為監察御史二事絕相類

許盛少貧賤與母相失貴後不知母之存亡所在有術者江西

人召卜之曰、不死可復相見也、遍記其八字而去、後遇老婦使推祿命、與許母八字合、且闕人也、因問蹤迹、果許母、即走告盛而迎養之、亦一奇事也、

孫延齡死、四貞亦還雲南、偽周吳大將軍鬪清兵且至、退走南寧、城中無主、孫氏之人猶有數千、城守、傳將軍尚未至、其時平西諸潰卒屢過城下、堅閉不納、有李將軍成棟為鎗所傷、死城中、人惧、皆薙髮而傳將軍前行、周孝思亦至矣、孝思字之遴、鬱林道也、

崇禎二年、京城被圍、詔諸道勤王、時范景文督公巡撫河南、首提兵入援、兵備楊嗣昌先行至保定、保定守方公一藻見嗣昌曰、京都被圍、勤王之師未有至者、今敵師老、亦將倦歸、某方練

成棟當作李遷棟

兵秣馬思赴君父之急但望輙位下恐不勝任得公來我附驥尾此千古一時也因問兵之多寡知軍中乏騎方曰破口非騎兵不可今奈何某有戰騎五百匹日夜猋練令士馬相習願助公解都城之圍嗣昌大喜即深相結納撫軍至方入謁長揖不拜撫軍怒方公曰某畿輔吏禮宜如是撫軍歛容謝之嗣昌以告撫軍大奇之即偕之入援圍解力薦楊方二公于朝方後為遼東巡撫郎光琛之父也光琛字獻廷號雲竊為偽周長沙巡撫質公吳橋人其父曾為別駕

雲南猓玀挽髮時以木四五寸豎頂中為結以布勒之如獨角獸然此即古之椎髻也

湖廣境內有一種箭桿猺婦人以箭桿橫簪于首長三四尺處

子則簪七枝，婢則簪五枝，生子後遞減至一而止。柳州亦有此一種，在柳時門人僕夫曾親見之。

○周祚新，貴州人，弘光時兵部司官，遂家于南京，善畫竹，號墨奴，今其遺迹已貴如拱璧矣。

○弘光時兵部職方司劉泌、户部新餉司王燧字子京，皆馬黨也。又有王重，字有三，士英將用以掌選，為高傑所參而止。疏中目重為狡童。藩鎮橋横至此，從來所未有也。

東吳猶重世家，宜興推徐吳曹萬，溧陽推彭馬史狄，皆數百年舊家也。宜興許氏、溧陽包氏皆新發而欲自附巨族之後，鄉人嘲之曰：彭馬史狄包，瘊瘖瘊隔嗦（方音作蒿）；徐吳曹萬許，馬趙温關毘（方音作舉）。吳人嗜舌輕利，一至于此。

梟首之尸，棄之水中則直立而仆，水灌入腔中，出沒動盪，甚可畏。

南都各部皆有花園，凡公會宴飲，于是乎在。吏部名文園，兵部名衎園，工部名藏春園，獨禮部無之。後孔玉衡貞毓為宗伯時亦建園，先名瀛洲會，後題其名曰嗟嗟。此二字不知何來，作何解也。堂聯曰：咫尺恐為羹獻于羹獻于牆，俎豆聞之矣，斯須不不可去，謀之野，謀之邑，玉帛云乎哉。

潮州十里外有栖鳳亭，云昔時有鳳栖于此。林武陵守潮時題云：十里江亭，昔日鱷魚今去盡；千重雲樹，當年鳳鳥復來儀。

閣下曉雲籠樹起，城頭秋月過江來。衡州府署聯也。江聲回石鼓，日影上花磚。衡州詞林堂聯也。座間只可談風月，詩裏偏能

耐庵寒呂忝士贈錢鑒濤掌選堂聯也

黔之人物尹珍已上無論已明以理學文章氣節行誼著者如孫應鰲李渭陳尚象以及王訓詹英黃紋秦顒蔣宗魯徐節田秋徐御伯熊文燦易楚誠張彥弼許奇申祐吳淮邱禾實潘潤民王祚遠蔣勸善而文恭為之最黔之名宦莊蹻唐蒙以前無論已明之清操惠政武功赫奕者如郭子章朱燮元江東之應朝卿王重光以及尤安禮吳訥蕭象烈戚務胡宥劉大直王象乾吳國倫馮晉錫陳士奇王三善李雲劉錫玄郭成胡從儀皆今日所尸祝俎豆之者也

黔苗之先有際際火者隨武侯討孟獲所在有功云即安氏之祖也黔人祀侯必塑際際火之像侍立于旁

東海所屬淮安海州去圻三十里其地居人皆以魚骨為椽柱
桌椅等物

「清風嶺俗云三官大帝修道登仙處即黃淮入海之衝也

彭夏琴詠臺灣七律四首其一云臺灣絕域貢琛箋舉族歸朝
盡內遷歷授堯封千載後地開禹貢九州前人民半與魚龍雜
郡縣全依島嶼偏四十年來空崛强至今始得罷戈船其二云
當年犀甲下扶餘衛霍誰憐軹道東西市赭衣魂已渺南朝紫
蓋事終虛帆來日本通商近邑改天興置吏初一自孫恩紛戰
艦烽烟邊海幾邱墟其三云高華遺嶼自隋朝營壘依然識舊
標淡水雞籠雖竟渡颶風蜃市豈全消乘桴何意真浮海叱石
無能遠駕橋柚調可憐諸將士不教辛苦說征遼其四云窮島

軍需飛檄催蔑霜慕買鹿皮來、生番穢社三冬集、互市洋船六月開、浪嶠山形隨地盡、夏門風信逐潮回、荷蘭故土非甌脫、窺伺將毋隱禍胎

朱娟兒、秦淮倡也、歸狄章光、章光山東人、明季進士、投誠寓金陵、後受秦王孫可望劄、與通謀、事覺被僇、以尸歸、其妻妾環而哭之、娟兒止之曰、此非哭泣時也、國法叛人妻孥收入宮、發滿州為奴、此時不早為計、則恥辱狼藉、更為死者羞、力勸其主母并女媳妾媵等投井中、娟兒獨後、更堅閉前後門、從容入井死、嗚呼、娟兒倡也、不惟能死其主、且能全主母一家之節、何見之明而行之決也、明末士大夫愧此倡者多矣

滇南猓玀、俗無文書。官徵其賦、先與官刻木為符、以冊畫當一

數、百十兩錢分以長短為差、畫訖中分之、官執其半、屆期持而徵之、符合不少遲久也、此亦足想結繩之制矣、

六盤山在平涼之西、虎山原在平涼之北、虎山高臨城中、而六盤則轉輸之途也、圖海圍平涼、先取虎山以窺城中、次斷六盤之餉道、而平涼不守矣、

陳福寧夏人、屠人子也、後為寧夏總兵、王輔臣反、盡有平涼、福以兵圍固原、以閏月不克、輔臣之子吉貞、自平涼來援、內外夾攻、福大敗、歸寧夏、將更練兵以圖再舉、兵變、為其下所殺、嗟乎、輔臣于斯時不能北聯寧夏之叛卒、以斷河西之聲援、而坐守平涼以待斃、此實不可解也、

偽周授王輔臣陝西東路總管、平遠大將軍、授張勇陝西西路

揔管平遼大將軍、

廣東韶州府乳源縣有地曰梅花潦水峻險不與外通居人數百千家有張鄧二老爲之主皆聽其指揮二老明季諸生鼎革後不雉髮據險自守官不得入而租賦輸納不缺追呼者山下遥呼之縋租而下如數不少久平西之變胡國柱過乳源二老以野服見事定後二老已死矣衆以地歸朝廷朝廷以其地建置花縣屬廣州府今人所謂梅花洞者即其地矣產良馬

○簡爾泰雲南諸生李定國入滇闢爲內侍後入吳三桂宮中以能鑒古得幸雲南平取入京今亦爲　上所用

○弘光元年鄭鴻逵守鎮江時北兵將至淮揚瓜埠士民舟載家口將渡江避難者甚衆鴻逵以巨礟碎其舟露布中外以告捷

六科在朝內六部皆用平行手本紅印蓋紫粉印不可行之于朝內也其體統尊嚴如此此明時之制也未知今日何如耳

吳李解魏為興化四大族

興化士人凡應舉者必醵分延道衆誦經禮懺以為祈禱亦可笑也

彭秋水在祿勸時獵人以虎獻剖之有胎胞形如藕而三節剖視有三子爲方二寸許尾與身等眉目諸形皆未具而爪牙先生其感之所在有獨異也

秋水云有一土巡檢人言其常變形爲驢入山已復爲人秋水曾見其人痴呆不了了云

馬子勝云鵓鴿皆蝦蟆所化也

臺灣知縣某闈聘之入簾過海為風颺至香山廣人送之還閩蓋庚午科也

自桂林至思恩府歸順州交趾路程桂林府陸路西南行五十里至思橋上船西南永豐縣又西南容縣牛欄象州從此正西則全河上柳州若自象州南則為黃龍江至白沙起旱南行經武緣上林遷江三縣地至賓州又南至思恩府自思恩府西南經田州向武泰康上恙果化歸順又南二百里即交趾界自思恩府西南行為泗城州路　自上林縣轉東南經田龍關為南寧路

歸順土州東界鎮安西界泗城北界果化南界交趾

彭秋水堂聯云向平婚嫁貧中畢庾信文章老更成亦佳集也

黃仲霖參馬士英召對歸署以白紙大書于門曰得罪權奸命在旦夕諸客賜顧門官一槪稟辭

黃斌卿閩之漳州人崇禎十七年破家募兵勤王行至山東聞北都已陷至南京鑄以鎮南將軍印鎮蕪湖後方國安至馬士英欲奪其印以與國安以閩防易之斌卿上表送印于朝散其衆而歸

馬錫士英之子也爲禁軍提督大兵渡江梟其首于市

留都六部以大司馬爲第一班在冢宰上西班首領魏國公獨出一席領班魏國公前有小羊角燈一盞校尉執之以爲興拜之節興則燈起拜則燈下不獨鴻臚寺鳴贊之臚唱也想北都亦應爾矣北都領班則朱成國云

留都拜牌在禮部堂上故宗伯堂署獨大百官皆由後門入烈
皇帝發喪舉哀亦在禮部

由衡州至廣西桂林府旱路衡州南六十里排山南九十里祁陽縣南一百一十里永州府西南九十里黃沙河西南全州西南昕牌再南興安縣再南三十里鹽官再南臨州再南六十里即桂林府　由衡州之廣西桂林府水路衡州府南由松柏司八枋河洲歸陽黃楊司冷水灘木瓜埠湘口轉而西南由石谿盆江口（東安縣在北）余塘全州界牌（分水塘過斗）興安縣大溶江臨川縣正南即桂林府也　由桂林而南為平樂府又東南為梧州府又東南即廣東界　自湘口正南經永州府道州江華縣永明縣至廣西界

何光顯、金陵諸生。何遵之後也。遵有專祠曰廉直。光顯平日與馬士英有隙。弘光即位。光顯知不免。即上疏劾奏士英。枷示于市。以瓦缽合頭而死。

常開平之後。世襲定遠侯。明季常某。奉烈皇帝旨。册封海外某國王。及歸復命。則弘光帝已即位于南都矣。未幾。即上疏特參馬士英。免為庶人。國朝兵至。以此得免于北。即以南門外常家莊菴中薙髮為僧人。獨呼為常太爺云。開平可謂有孫矣。𢍰在太平途中。當訪其名暨法號

弘光帝至南京。即位于內守監。蓋大內諸宮殿雖存。而頹敗不可居也。即位後始建武英殿。上所居曰興寧宮。太后所居曰慈熙宮。其額皆王孟津所書

圖

○弘光特提督禁軍太監李國輔秉筆司禮太監韓贊周也

永寧府已為西夷攘去久矣，而銓部尚注選人，同知無任可到，

駐北勝州，以待陞調。

袁九敘撫滇時，丁外艱歸，于

轎圖用白氈。或曰昔我公遭艱歸，

轎頂之中為一小龕，奉紱位一載而行。九敘將用之。一友曰，公

非宗子，神所依之主在太宗老先生所，若公復奉一主，是神有

二矣，此禮惟長房長子得行，公奔走可也。九敘拜而謝之。

雲南武定府城西北，有師子山，形如師子，即蒙氏五岳之東岳

也。武定城正員當師項下，形家目之曰師子繫金鈴，山有寺曰

正續，相傳建文帝駐錫處也。彭秋水牧祿勸時，林武林亦宰河

曲，同游正續，彭有蔚四章，林和焉，皆一時絕作也。彭一聯云，蒙岳

千年傳帝釋、孝陵坏土憶王孫、林一聯云、豈是句吳披髮去、翻令同泰捨身來、只此一聯、妙絕千古矣、

潮州總制劉進忠、號劉猴兒、甲寅之變、進忠納款鄭氏、封平明將軍、尚之信伐之、為其所敗、後漳州府同知林學杭往招降之、林以此升潮州知府、

貴州章爾佩、故相馬士英之婿也、字靈蘂、起家孝廉、為澂江太守、以循良稱、平西問曰、爾有何善政得此于民哉、對曰、豈有他異、不過與民相安耳、州縣之吏、親民事、催科聽斷、安能悉孚人意、即有善政、得譽亦難、太守稍遠于民、苟無大害于民、易于見惠、與民相安、人即循良目之矣、平西語人曰、此長者之言也、其後必昌、未幾、其子華冠貴省軍、爾佩嘗謂人曰、弘光時身在南

京怨思家而歸、以此得免、若北兵至時、猶在白門、必為百姓之所菹醢矣

陝西固原之北、寧夏之南有灰鹽堡、井中出鹽、築地為池、方一二丈、築而平之、四圍築土為小隄、輓井水灌池中、經夜放去鹹水、池中鹽皆成白牙、有盈尺者、味佳美、不待煎也、有鹽茶廳董其務、

秦州鹽出山溪泥淖中、民取煎之、

雲南琅井在崑陽州、白鹽井在姚州、黑鹽井在楚雄、皆有提舉司、井皆在萬山中最下處、溪河之中、鹹水衝突而起、如濟南之趵突泉然、即其處甃石為井、繚之以欄、覆之以亭、構橋以通來往、環溪數千家皆竈戶也、每擔鹹水稅若干、有司出入皆烙桶

捎

以印而稽之。又有哨井，水煎之皆硝。羅羅飲此水以下飯。川北鹽水，民所開也。深數百丈，堪輿指示其處，攢數千金以從事。井徑三尺許耳。若不得則傾家矣。百丈而及泉猶幸甚也。用轆轤牛轉取之亦甚難。川東鹽井取之較易，且有火井以助煎熬。貴州所食者皆川東之鹽也。

襄陽府至陝西商南縣，襄陽府水路九十里半扎店，一百四十里小江口灣船處名沙陀營，西北由漢江一百二十里至均州，又一百八十里至鄖陽府，北行入小江即淅水也，六十里至李官店，八十里淅川縣，一百二十里荊子關，二十里梳洗樓，陝西界矣。一百里徐家店，一百一十里竹林關，一百里龍駒寨

淅川縣南至李家橋八十里，北至梳洗樓一百二十里，邊河為

縣河西皆楚地，從間道至鄖陽府一百二三十里，至均州一百二十里，均川至鄖陽亦一百二十里，均州至武當山頂一百二十里。

淅川縣西南行六十里至火龍觀，六十里至均州，又一路四十里至稻田坪，四十里過賽廟至青塘，四十里至均州，路稍寬大，又一路九十里至李官橋，三十里至党子口，六十里至均州，乃大路也。

襄陽府西北九十里太山廟，九十里近鄧州，州在平陸，其西百餘里皆山，河路崎嶇難行，西北乃入內鄉，過土嶺，猶寬平可行車，又往路西北行九十里至章散集，九十里至淅川縣，不必由內鄉縣，自鄧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為內鄉縣，六十里丹水，五十里巡檢司，一百二十里魁門關，六十里花園關，東北去九十里

黃沙九十里灘河腦九十里盧氏縣九十里永寧縣自花園關西北六十里商南縣徐家店在縣西四十里商南縣北五十里武關山路崎嶇一百二十里龍駒塞西北一百六十里雒南縣北九十里商州

茹紫庭曰余癸酉泛舟之役在御問華陽人孟姓逃荒自潼關西十里銅峪由老君川至雒南縣來雒河由洛南盧氏永寧伊陽洛陽至黑石河入黃河小船載四五十石由府城而上七八十里至伊陽縣水長時洛南山中木排下亦柰意漢川龍首渠自徵引路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于井下行水即此地而龍駒即龍渠之誤也但徵為今澄城縣遠隔渭水俟再考

襄陽府至均州所屬小江口二百八十里大江直西往鄖陽府

路蔦山茶等共二十七灘、去小江口不遠、南為穀城、北為光化縣、舡長三丈、闊六尺、可載百石、春水漲可用百五十石舡　小江口淅川縣南渡河一百六十里、内太白官方殷家刷堰子白苑灘為險、蝎工等四十四灘、自小江口數至蜂兒巖為第七灘係内鄉縣界、有界河、又九灘為楊家墈係淅川縣界、又至南禹蹬、有板橋、河水自東北注之、去淅川三十里、　淅川縣至荆子關一百零五里、至梳洗樓二十里、有月兒巖、係商南縣界虎窩等六十二灘、自虎窩灘數至滔河口、為第十五灘、又十九名黄河灘、為小黄河、平淺多淤沙、淅川至荆子關所用扒河船長二丈餘、寬三尺、每船載米十五石、夏秋二十石、　荆子關至陝西商南縣所屬徐家店、一百一十五里、有王家淺等八十二灘、有

大連灘廟溝長樂猴兒石背陰灘猪槽灘五龍灘炭溝侯家算白石草長八龍龍虎諸灘俱最險徐家店西北數里有香油河水自洛南劉坪溝流入此處每船載不十石春夏可十五石徐家店至商州龍駒寨二百二十里有大澗宿溝等一百七十五灘內大賈峪溝大柳樹灣一連五灘大桑園一連七灘小鷹石五灘大鷹石四灘屹峪巔五灘共有三十餘灘石大灘險難行自大宿澗數至武關河口共四十四灘有武關河水從洛南亂莊流入又過二十灘至背峪河大周灘有背峪河水從商州八里陂流入又經開峪河四灘有開峪河水從商州喬家陂流入又過四灘至稻田河灘有稻田河水從木劉溝流入又過六灘至桃花鑽灘為商州交界又過九灘至銀花河龍嘴四灘為

竹林園有銀花河、又過四灘、為大桑園七灘、以上總計百灘、又七十五灘為龍駒寨、此處船上載七石、春夏水大可十石、徐家店至龍駒寨有師婆灘瓦灘此塔灘同家灘朱泥溝王家壁皮脖子大象園孤山蘇溝口鷹石灘骨屍峽湘子灘長灘毛家別張家別曹口灘雞兒關為最險難行、 淅川縣至荊子關有風、廣娘娘廟摩民灣賃家坡老虎灘即針田寺亂石灘卸市溝百神廟黃河灘黃河灣八龍廟蓼兒灘石羊灘吳村灘龍泡灘為有名、

正月廿日校